



書經注卷之八

金滕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之明年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執事皆在
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
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
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
書經注卷之八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
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
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
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自以爲功獨以爲已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
爲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墀三壇大王王季文王
之位也又爲壇於三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



金履祥

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珪則公所秉者史
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
之責如爾三王爲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
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
趨奔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
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
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
曰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
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
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

書經注卷之八

二

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
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
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爲吉
也啟籥者啟金滕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
於金滕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滕重其器也周
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
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

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金滕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滕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爲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爲異日自驗之地可謂

陋矣

書經注卷之八

三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滕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誘間三叔則有之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爲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之謀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尙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侯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走以井皆避之義

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朱子曰弗避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重辨此一

書經注卷之八

四

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有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按朱子有金滕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

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又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尙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誚者以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唐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曰謂王衣未履

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

書經注卷之八

五

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管蔡也斯得者遲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鴉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那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滕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啟之將卜因得卜史疇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瞭然戶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啟匱此事卒不聞於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於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書經注卷之八

六

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於是迎周公以歸

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迎今本誤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卽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袞衣歸周公則此俟於郊而以使者先之爾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所偃謂偃仆壇壝次舍及民居之類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
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
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
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
爲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
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冲嗣位
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
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書經注卷之八

七

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
前人受命

敷廣賁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
格知天命然以事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
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

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
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

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
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
并吉

閉有所閉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
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舉初謚或尙存二
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
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
避而不爲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
明命卽命猶云卽命于元龜也卽命曰者命龜
之辭也西土卽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

書經注卷之八

八

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爲
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爲茲蠢動而殷之小
腆故經紀殷之衰敘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
流言自啟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
若此乃曰予將復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
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爲予助以救寧大難
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爲之必休此命龜
之辭也旣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
天命之意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

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若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子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延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子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

書經注卷之八

九

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

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子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爲叩我綏安慰也謂我幼冲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爲之永嘆謂爾不欲往其柰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子所爲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冲之人不

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
無以艱蹇爲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
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
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述之語此章以下
始爲責勉邦君羣臣之語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
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
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告是天命黜殷也其敢
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旣惟卜是用今日

書經注卷之八

十

天意其相民况卜之而吉亦惟卜是用乎因嘆
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
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
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
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棗枕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
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予
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蔡氏謂卽上

文所謂考翼者又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逮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闕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於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於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于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者昔朕卽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於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卒其圖功正如子不肯築其

堂基況能造成其室乎子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子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於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子何敢不於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己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廝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

書經注卷之八

三

爲父兄者有敵己之人伐其子而爲之廝養臣僕者其有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於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於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

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
時亂臣十人能真知天命於難諶之中蓋於人
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於
其時從上所制不敢易也况今天之降戾於周
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於我室其他
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
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
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
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

書經注卷之八

三

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爲終於卜用而
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爲况
卜之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
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
陳之兆辭也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
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
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
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未爲踈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放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

書經注卷之八

商

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尙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况武庚實暎之於是唱爲流言以撼周公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矚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

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眾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

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眾東至於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

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
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
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
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
道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
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
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
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
周公不得以全之也

書經注卷之八

六

傳曰管蔡爲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
蔡叔則管叔之誅是成王之意
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
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
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然黜殷
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
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
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
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
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
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
道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
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
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
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
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
周公不得以全之也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爲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尙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脩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於周爲客是也几此蓋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

書經注卷之八

七

公天下之心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卽篇首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更不言紂亡武庚滅

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
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敘微子恪謹
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
抹商亡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
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於
言表東夏爲宋於商畿爲東然以周室視之皆
東土耳此章卽篇首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
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
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

書經注卷之八

大

命

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
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
用天子禮樂於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
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
亂爲後世慮亦所以全家也故勉之戒之加詳
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於是
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爲上公亦諸侯之倡也
無斃不厭也

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

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謾使
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沉涵淫奔之
裕而納之道爾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固非利其
國而欲之如宇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
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洵矣
周公於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戒
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
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
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
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必非
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
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子以是知立國
惟在於賢而不在於疑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
仁義而徒汲汲於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慙哉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

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
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曷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書經注卷之八

三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
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卽堯不虐無告之
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
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
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
於民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
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
聞於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
王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
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

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爲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書經注卷之八

三

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於天意義爲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爲文王子聞德言爲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

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爲能不廢王命保乂知訓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惘瘵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封爲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頑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逸於其國哉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卽匪猶云天難謹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爲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惘瘵乃身之意

書經注卷之八

三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他也汝之事
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
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王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胥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
終乃惟胥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
過自己生爲胥罪自外至爲灾人有小罪非出
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

書經注卷之八

三

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卽舜典所謂怙
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
爲人所誤偶然如此旣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
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卽舜典所謂胥災肆
赦是也一云旣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
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
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
人無或劓刵人

有敘爲政固有次第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又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爾又曰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事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

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爲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爲司寇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瞽不畏死罔弗

愍

書經注卷之八

五

次就也承也遜順瞽強愍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爲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嘗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爲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爲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瞽然强悍不畏刑殺古人心罔不惡之

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爲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

書經注卷之八

美

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於如此而我爲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說文云戢也虞書戛擊蓋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

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
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
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
爲惡者蓋背公行私爲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
深惡汝其速由茲義以爲之率審量而誅殺之
一說爾雅戛禮也註謂常理也不率大戛作
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
速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
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
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
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
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
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
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
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承上以責脩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
孝友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責臣
之不忠爲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
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卽小臣諸節外正卽庶子

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尙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爲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說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書經注卷之八

三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況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前旣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
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
聞于天

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
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
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
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爲有罪
卽在朕躬況曰其尙顯聞於天乎又按武王克殷
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

書經注卷之八

无

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
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不汝瑕殄

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
哉母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
斷以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
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
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
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

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爲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

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爲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爲一國病也私土子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酒誥

蔡氏曰商受醕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
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
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詩作沫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卽邶也豈沫乃
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沫邦至成王始
併與朝歌而爲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令康叔
誥殷民之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

書經注卷之八

三

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
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
叔以誥妹土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
文王爲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士少正御事
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必當時方
言也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
令民作酒其始爲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
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醕酒之行

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爲罪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
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卽凡公
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
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
易涵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
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
弟之事如溫清視膳洒埽應對之類是也有正

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
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
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
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
自然皆善而不爲惡然惟小子者亦須明聽祖
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
不爲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爲
小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書經注卷之八

三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者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爲主羞膳膾爵執膳爵凡羞於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爲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羞則心行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爲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

矣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棗匪通徂徂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徃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尙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毳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書經注卷之八

書

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爲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棗有恭謂匪外爲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爲君之事下章始言爲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

以下爲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內治事之臣內服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几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沉湎于酒不惟不

書經注卷之八

五

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

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悔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萃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與羣醜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

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爲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爲監見形容以人爲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

以爲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劫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勅用力也茲與誥茲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爲之長所當勅茲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父司

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固必用力誥茲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茲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不可不茲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爲爾之副貳又可不茲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爲國君可不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敘君臣其述後王沈酣之習

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尙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
前章已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
侯而使康叔勅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
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爲誥然
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之數何也習
俗移人賢人以下槩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
名勝皆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
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
謹故反爲武庚所醉卒陷於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書經注卷之八

美

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
聚眾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
卽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
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
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
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
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
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
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漚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蠲乃事時同于殺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乃涵于酒此士大
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爲亂是以不殺而教能
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拔之也乃不用
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爲事又弗
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
因酒而爲汙穢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辯治也乃司卽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

書經注卷之八

堯

涵酒則民將皆涵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
之書至五峰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
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
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
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
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

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
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沫水得名與或先妹

邢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
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
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
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
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
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爲成王書
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
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

書經注卷之八

四

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

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曰孔氏傳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作
周公曰而無封字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

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徃姦宄殺

人歷人宥肆亦見疑作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

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疑作寡至于屬婦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

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

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

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
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
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
子孫孫永保民

履祥按梓材之書本出伏生今文而伏生大傳
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及孔安國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定乃以爲成王命康叔之書故王介甫
吳才老朱子蔡仲默皆疑之以其辭氣非先王

書經注卷之八

聖

之自言其辭事非命康叔之事也然吳才老斷
自王其效邦君以下非康叔之誥似洛誥之文
朱子是之蔡氏斷自今王以下非康叔之誥乃
人臣告君之語亦朱子意也愚嘗考之梓材一
篇首尾可疑吳氏朱子以爲洛誥之文以集庶
邦丕享和懌先後迷民皆宅浴之議也夫宅浴
之事其總敘見於召誥曰三月惟丙午朏云云
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庶殷庶殷丕作其命庶殷之書卽多士之書
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浴用誥商王士

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亦必有書矣其書安在
曰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卽康誥之敘所謂惟三
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
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
咸勤乃洪大誥治者也蘇氏所謂洛誥之敘也
朱子亦嘗以爲然夫蘇氏旣以康誥之敘爲洛
誥之敘吳氏又以梓材之文似洛誥之文而朱
子皆然之則是前儒之意俱以爲宅洛之書矣
今以康誥之敘冠梓材之首合爲一書豈不昭
然明白也哉然則篇首王曰封之語何也曰此

書經注卷之八

星

非梓材之本文也何以知之以伏生之傳知之
也夫梓材之書爲周公道王德意以誥諸侯之
書故伏生誤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大傳所說
喬梓之事固非梓材之本意然旣以爲周公命
伯禽之書則篇首當有周公曰之語無王曰封
之語矣縱王曰之辭容或有之若封之一字決
所必無矣此則安國以後誤之也蓋是書也本
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躡於召誥之前繼於
康誥酒誥之後故其敘誤冠於康誥之首而其
文誤衍於酒誥之尾是敘也蘇氏知其不可冠

於康誥則不得不歸之洛誥但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往來周公留後之文非咸勤誥治之事而梓材之書其前章皆周公咸勤之意其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亦無不脗合焉者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是作洛之際築城攻位爲宮室畫郊里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眾以受役焉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會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也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之類皆將

其醜類從於諸侯以聽役於王室者爲諸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於大家以其臣上通意於王室承上勞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者動大眾興大役則司徒率徒眾司空畫土疆司馬以軍法治之軍行師從師師者一師之長也卽三卿也卿行旅從尹從者一旅之長卽三卿之副也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殺人蓋不欲其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

三卿尹旅皆能敬以勞來其民故曰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役起於夫家丘甸而罪隸之人又服役於其下故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其所連歷之人古法所謂胥靡今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爲公家之事而竝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隸今旣興此大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徂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此優恤赦宥之事皆侯甸邦君之所當承流則

又述王啟侯監之言在於爲民不在於厲虐故曰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興役動眾孤寡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老疾勾踐乃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臣矣如女子入於春臺之類蓋供樵爨之役於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於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爲恬養之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爲威勤之事而又以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結之宅洛之事上承武王定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卽作洛之時田里居室器用之事爲喻自此以下旣字爲多故曰惟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旣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遷洛之議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夫營洛之事一爲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一爲殷民密邇王室之化故曰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

書經注卷之八

壹

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以爲國家長久之計者亦無出於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已上所謂洪大誥治也周家營洛之事總敘於召誥而又各自爲書各自有敘其後脩召公之誥者則名召誥命庶殷者則名多士候甸男邦伯者則名梓材述君臣徃復之辭成王徃來之事周公留洛之冊者則總曰洛誥

意者周書當有兩大誥前大誥爾多邦一大誥也此乃洪大誥治又一大誥也前既名大誥故此周公道王之德意者不復名大誥而以篇內梓材之語名之爾今以後大誥之敘逸在康誥後大誥之文名爲梓材者今合爲一篇以既前哲之意而俟後之君子庶幾復見古書之舊云

畢

書經注卷之八

吳

畢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書經注卷之九

召誥

惟二月既望

林氏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

寅望

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

傳曰於己望後六日乙未成王自鎬京至豐以

遷都事告文王廟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書經注卷之九

朱子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氏曰漢志

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上既望同意

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

公言明月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

營

傳曰三月五日也葉氏曰周官太卜國大遷大

師則貞龜傳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

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納越五日

甲寅位成

傳曰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氏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於新邑營

傳曰翼明也疏曰十二日也蘇氏曰徧觀所營也朱子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牛二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書經注卷之九

二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十五日也禮成廟則覺之此其覺之禮與廟有土木之功故郊社先成而覺之朱子曰此間當

有告卜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卽多士之書也蓋以王命爲書誥命庶殷故下文

文召公又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以

王命誥庶殷又當自治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

書其敘逸出康誥之首其書今梓材曰甲寅

厥旣命庶庶殷丕作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
手稽首旅王若公

朱子曰傳以爲王與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故
諸侯公卿竝覲于王以下篇告卜事觀之恐不
然也又云公至洛皆書其日以謹之不應詳臣
略君如此陳氏以爲旅陳也成王在鎬而諸侯
在洛以幣陳于王以及周公者周公攝王事故
也葉氏曰禮諸侯朝于廟事畢出復束帛加璧
入享謂之幣既致于王復奉束帛以請覲大夫
之私相見也亦謂之幣君臣不同時今旅王及

書經注卷之九

三

公非常禮也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
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
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
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
之誥達之王履祥謂周公在洛既以王命誥庶
殷及諸侯召公將陳戒于王故亦因公以達故
曰旅王若公此亦事從其長不敢專達之意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蔡氏曰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
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朱子

曰王時在鎬豈亦如告卜既吉而後遣使奉幣
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朱子曰元子者天之元子陳氏曰元子不可改
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
如此今王受天命誠無疆之福然亦無疆之憂
也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知藏瘝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朱子曰遐遠也遐終者去而不返之辭瘝病也
籲呼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謂
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也雖死而其精神
在天故能保佑及其後王後民使之服其命而
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聖之人退藏病民之人
在位其民困於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
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
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恐無以承天

眷命之將如紂也朱子發云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眾人物欲蔽之故魄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上與天爲一葉氏曰智藏瘝在言至紂而愚其智則藏而獨病民之心存也顓和也言析和於天也此與舊說不同履祥按此章監殷之休與其恤天哀民而眷周其命方懋不可不敬以保之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

書經注卷之九

五

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朱子曰此一節間有不可曉處舊說有夏敬德故天道降格以保之面向也稽考也若順也嚮天所順而考其意也皆未知是果然亦不害大意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亡之迹不過敬德順天則天保佑之後王不敬故墜其命也履祥謂此章監二代之休與其恤面稽天若謂其天眷方隆之時天意若可面質而

今皆墜命天眷之難保如此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
其有能稽謀自天
朱子曰己陳夏商敬德墜命所由又戒王也王
氏曰勿棄老成而考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能
考謀自天則又善也陳氏曰老成人多識前言
往行故考古人之德必資老成稽謀自天言觀
天命所去就則知敬德之不可緩矣履祥謂惟
老成之人能稽古已不可遺況其能稽天意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
不敢後用顧畏于民暑

書經注卷之九

六

蘇氏曰王雖幼國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
矣當及今休其德不敢後者疾敬其德不敢遲
也用顧畏于民暑者暑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物無險于民者矣或曰元子謂天
之元子也履祥按此二節勉王敬德之事敬老
敬民其實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朱子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謂治服事也土
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
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履

祥謂此亦勉王來宅洛之辭王又當勉爲其也
巨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
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朱子曰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
以及慎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
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
意履祥謂召公因周公以達王言於周公曷名
之蓋君前臣名將達於王雖公亦名之此言今
日之休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

書經注卷之九

七

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林氏曰周王遷殷頑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
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
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
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
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
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
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返爾上之人有以
節之使之日進于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欲
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敬爲其所

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或曰服
亦事也猶任也任殷人爲御事使之佐我周之
御事蓋欲其共事相習以成善且使上下通情
易以行化然後有以節其性而日進於善王則
惟作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而已履祥按化商
乃今日之恤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書經注卷之九

八

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
功

王氏曰言夏殷所受天命歷年長短我皆不敢
知也我所敢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命也陳
氏曰召公言我王嗣二代而受命我亦惟以此
二國長短之命告於王而繼其功蓋欲王之敬
德也履祥按此謂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
以有休美之功者不可踵其所以亡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慎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所教蓋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永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祚也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履祥按此二節應前章謂天之命其休否不可知我所知者王初服新邑惟疾敬其德

書經注卷之九

九

以德保天而已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久矣召公戒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蓋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又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矣或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某師之以此戒王勿用

此小民淫用非彝而復以殄戮治之也言當正身率下不務刑罰其下乃與蘇說同葉氏曰刑儀刑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陳氏曰小民之心歸則受天永命矣林氏曰王其能敬德于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命也履祥按此篇旅王若公所以欲其上

書經注卷之九

十

下勤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

蘇氏曰庶殷雖已丕作然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同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受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林氏曰讎民百君子猶頑民而謂之多

士也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蘇氏曰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以贊王祈
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愆祀上下而
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書經注卷之九

十一

旅命命報報也末章旅王之辭

天永命而已王氏曰奉幣以供王愆祀上下而

祈永命履祥按此末章旅王之辭

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以下周公授使者獻圖卜之辭也復反命也如有復於王者又如願有復也之復蓋告也後儒遂謂周公攝王至此復辟爲王莽篡漢張本可謂繆矣基命定命謂定都配天所以基天命於始而定天命於後也王如弗敢及謂王謙退如不敢預此而使子繼太保相宅於東土之洛自此建立基址以爲君臨天下之地

書經注卷之九

五

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澶水東亦惟洛食佻來以圖及獻卜

卜黎水卜澗東澶西舊云卜王城卜澶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殷民也按召公以戊申之朝至洛卜宅則王城爲己卜厥旣得卜則經營則卜之爲己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于新邑營矣遷都至重質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澗澶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

人不爾爲也召公戊申之所卜卜王城也周公乙卯之所卜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爲遠旣而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墨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亦利於民眞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者周公食洛之兆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不敢專達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卽召公之卜而周公達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拜手稽首尊周公也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公之來相宅乃敬天之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天之休足矣而曰不敢不敬蓋明見天理之當然而不敢不然也見之明而後畏之篤周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敬天之休而相宅所以爲周

配答上天之休也休常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於周公不敢臣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享歷年敬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周公親則叔父職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東征來歸之後可以閑矣而作洛周公非固好爲之畏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爲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乃周公率百工迎成王於周以居洛而告之也觀于齊百工佯從王于周與惟以在周工

書經注卷之九

西

往新邑之辭可見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也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

子齊百工佯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此百工卽作洛時見士之百工也周公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蓋欲成王躬率百官往洛邑也

周公教羣臣事君之道惟曰庶盡其所有之職事耳不當自以爲有功也然在王則當卽命之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蓋於元祀之時以其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謂銘于太常藏在盟府者也惟與也又命之曰汝受君命蓋當加厚於輔贊之事而祀此記功之籍不可自隳前功也蓋於羣臣使其以有功見知爲喜而又戒其持功勉其保功此成王之所以悉自教工也朋友之也謂友羣臣也其往謂往洛邑也後漢書引此作慎其往

書經注卷之九

五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子

燄小明也此戒其以明察自用也火始燄燄自是彰灼次第不可撲遏人君以小明自用機熟而日熾則不可救矣故王之順若彝常及其撫治政事皆當如子不可聰明亂舊苛察生事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倂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周公欲王以所從于周之百工率之以往新邑使嚮往卽就其僚采之事浚明奮揚以成其功

而敦厚圖大以裕其俗則成王其永有辭於後世矣蓋建都之始治體風俗於是關係勵精者乏寬大之體而寬大者少振勵之功二者兼之於振勵奮發之中有優柔寬大之意此一代治體之所以爲全美而成王之所以永有辭於世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于冲子夙夜毖

書經注卷之九

六

祀

此成王答周公祀于新邑及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語舊本類附于後章之下今附于此王意謂公明保予冲子舉大明之德以我對揚文武之功奉答上天之命和久四方之民而居宅洛師加厚功宗之大禮以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至於教工撫事明作有功等事則惟公德之明光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興和敬以迎治平皆曉然知文武之所勤教耳豈予

冲子所能及哉予但夙夜齋戒愬謹奉祀而已

其餘非我所能及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周公答成王冲子怱祀之說而又教成王以統御諸侯教養其民之道也舊本在汝亦有辭之下今附于此蓋成王於是年既長矣而以冲

書經注卷之九

七

子自居退託也故周公告之曰已者欲其勿爲退託也汝爲冲子亦既長矣當思終之之責夫有天下宅土中朝諸侯必知諸侯之誠僞而後黜陟各當其知之者無他術亦曰敬而已矣享獻也凡諸侯朝貢於天子謂之享有者或有之辭也其或有不享非不供職貢之謂也諸侯貢享之禮視其秩固有定數但其時拜跪升降揖遜俯仰其儀爲多使其於儀不及其物是謂不享蓋其輕傲存於中則情容見於外惟諸侯不用心於享上故國人化之亦將曰不必享于天

天子矣舉國不知有天子則其施之政事必有爽
亂王度而侮蔑禮法者此識察諸侯之要也天
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不已周公固有施行未
及者而平日所以告成王棊輔民彝之道固亦
甚悉也故於此又勉成王以頒我所不暇者聽
我所教輔民彝者於此二者而不勉則非所以
爲長國計也乃正父武王也周公平日惟篤厚
繼敘武王之事在成王亦能如此則天下不敢
廢乃命矣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里
惟民農事王其往彼洛邑寬裕我民則無遠而

書經注卷之九

九

皆至矣蓋京師天下之本寬裕之政行焉則四
方歸之不在言者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
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
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也周公平日對成王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時昔而不諫諫非親
此答周公之辭與明農之請謂公之功已至然
所以輔導予者願益加厚罔不如今日未可去
也朱子曰此下疑有缺文周公曰公固宜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
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敘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洛誥自此以下疑皆成王在洛之言上下必有缺文迪亂謂向進於治也宗禮卽謂周公所制六典禮制猶未定也敎公功謂久安於公之成效而不變也迪將向導而大之二後字皆謂王歸周留公於後以治洛也朱子謂與唐留後之後同義王命周公謂予小子其自洛退卽居于周而命公在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中四方方向導於治而周公所制之禮尙未底定則人心亦豈能久安於公之已效而不變乎公其開導而將大之其在後監我多士與師眾與百工誕保文武受民治爲四方之輔朱子曰輔猶四鄰也

書經注卷之九

九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朱子曰此王與公訣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蓋公之功人心方肅而迎之祗而說之公無困我而求去使我不勝其任也然我亦惟無怠其所以康乂之事公但勿替其所以儀刑百辟者則四方其世享公之功矣吳氏前漢書

多引公無困我當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

德

此周公許成王留之辭也謂王命予來此洛邑承保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之民且益大我恭以恭敬其事此答上文誕保文武受命民

書經注卷之九

三

之語也孺子來視宅洛之新規增重周官之制加厚殷獻臣之賢其治爲四方之新辟爲周家敬德之始王蓋定都之初觀望一新故謂之新辟而始遷之君亦後世之所倡始故謂之恭先曰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咸休則爲王之成績蓋成王雖歸周然洛邑爲東都則朝覲會同政令皆出於此王但不常居耳故周公以自時中又望之若予以此多子眾卿大夫及凡治事之臣增厚前人之成烈以答天下眾望爲周家誠臣之首成我明辟儀刑天下之道益殫盡文祖

之德使無未盡之事此答勿替刑等語也

佯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佯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又述成王命留之禮而周公以告于文武也蓋成王既面留周公又使人以留公之意告殷民而以秬鬯二卣錫公安定於洛邑蘇氏謂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裸也宗廟之禮莫重於裸王使人來告諭庶殷且以秬鬯綏寧周公曰

書經注卷之九

三

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與然周公則不敢當此禮故不敢宿宿肅也則以此二卣禋于文武而爲成王祈福其辭若曰惠徼篤厚繼敘之福使王庶無疾癘使子孫萬年厭飽乃文武之德殷民亦長有化成之效王其使殷民承順治敘雖萬年之遠其永觀化懷德此蓋祈治洛化商之福歸之成

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戊辰十二月日也王至洛或久戊辰祭告爾烝
者每歲冬常祭也牲用騂周尚赤也此爲周公
留後於洛故不用太牢常禮而各以特牲逸史
逸也成王時大典冊皆史逸爲之此祝冊所告
惟告王歸周而周公在後治洛餘無他辭賓迎
也謂迎牲也禋精意以享也咸格諸侯羣臣皆
助祭也太室者清廟中央之室裸鬱鬯以降神
也王命周公後者命之於廟也作冊逸誥上冊
祝冊也此冊冊命也逸誥史逸讀冊以告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舊說惟七年者卽作洛之年係年於篇終也

履祥按洛誥召誥相爲終始然惟洛誥之紀散
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
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
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而相勉
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而
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月日先後已具在繫年

之史故以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
然是篇當亦多有缺文錯簡此必伏生口授之
訛而安國於錯亂磨滅者又多以伏生之書爲
定亦於此失之

書經注卷之九

三

安國注此夫文

指而安國注此夫文

總其論當亦多音聲文散簡道必其口授之

之史故以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於亂雜也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惟三月七年之三月也于往也於是周公以三

月乙卯至新邑越十日甲子以書命庶殷所謂

初于新邑洛也而舊說以爲明年之書失之矣

周公營洛至成王烝于新邑命周公留後于洛

矣奚爲明年而曰初于又何爲周公營洛于初

攻于洛二年之間皆以三月然則謂明年之書

者孔氏之失也亦書序誤之也遷洛之意凡二

一爲土中二爲化商召誥之敘以王都爲重故

書經注卷之九

三

不及化商之詳止曰以書命庶殷而多士自爲

一書云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

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弔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惟帝不弔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王若曰者周公以王命誥也爾殷遺多士稱之

也弗予不幸之辭也旻天以其仁覆閔下者言

之天之喪殷閔民也弗弔大降喪于殷哀商之

亡也周實亡商而奚哀之亡商非周之得已也

伐商之誓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聖人全體天德者天欲亡商而周存之是悖德也商周之際天實爲之聖人固不得不爲也謂不幸旻天降喪于殷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敕殷命而使之終于帝自天言之曰明威自人言之曰王罰所從言者異而大公至正之理則一弋者絜矢射禽之謂以小國言之非有勝殷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翦商之心也天以體言帝以心言允罔固亂者謂其無保安之治下民秉爲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天之理裁者培之傾者覆之畀其治而不畀其不治者天之心善善惡惡卽民之心也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而一豪之私意不與存焉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成湯之於夏武王之於殷也其順天應人一也

而商士未釋然於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耶順
其已知而開之也易爲力强其未喻而告之也
難爲言於是以爾成湯之事告之然商之亡也
商民思商夏之亡也未聞夏人之思夏何也夏
自太康失邦帝相遇篡則夏之衰久矣而商賢
聖之君六七作加之管蔡之啟商武庚之稱亂
宜民之未服也苦紂之虐而歸周因武庚之亂
而思商大抵商民之風聲氣習如此述其攻位
以營洛奔走以就遷非有悍然不服之態也而
周家奚爲屢告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孚

凡其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
聖人以爲急也上帝引逸者天生民而立君以
安之也故几天之所以引長人之國者以其能
安天下也而有夏不之安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蓋出災異以警示之也夫天之於君也德則
降格而否德則亦降格何也周內史過之言曰
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
觀其惡也善惡之積皆足以感動天地治亂之
際其諸天心之尤可見者與弗克庸帝大淫泆
有辭辭者祝史昭告之辭也桀爲淫泆而善其

辭說矯舉以祭宜帝之罔念間也仲虺之誥所謂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是也是以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而湯以俊民定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聖賢分量雖有不同大抵皆明其明德憂恤宗祀此則其一代之大略也夫以殷之多先哲王歷年之久亦惟天實佑之在殷王亦罔敢失天之意故施諸天下者周流分溥無不配天其澤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

書經注卷之九

三

勤家誕淫厥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今後嗣王謂紂也天下大姦元惡未有不由人欲之長而天理之蔽者惟紂之誕罔顯于天況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有家者乎夫不念祖宗之艱難創造者未有不以位爲樂也是以誕淫厥罔顧于天理之顯與民之所當敬者夫桀之淫泆猶有辭焉以自釋于天紂爲淫泆雖天威之臨民岳之險弗之顧也故曰桀之弗克庸

帝自棄也紂之罔顧自暴也桀紂之惡甚矣皆其自棄自暴爲之至於國亡而身爲戮可不懼哉商之君其明德者天丕建保乂之其不明于德者天不畀焉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貫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已豈無其故而遂亡商也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子亦念天子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書經注卷之九

天

前言天之喪殷於是言周之順天以喪殷而及於今日之遷殷也今惟我周王大善順上天之事奉割殷之命夫天之命周以有事于商也豈諄諄然命之乎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周之靈承蓋得於不言之表者矣告敕于帝武成篇所謂告于皇天后土曰有大正于商是也惟我不敢貳于天惟爾殷家亦當順乎我子其曰猶云豈意謂爾殷民大惟無度從武庚以亂非我震動爾多士以遷也禍亂之萌自爾商邑子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于殷者紂

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如是生乎其地而
爲良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
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天命

朝歌至洛濟河而西故曰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行其德而若是喜動惡靜不康寧也時惟天

命不可違故朕不敢以後之耳其不可惟我之
怨惟爾亦知殷先人典冊之所傳革夏之事矣
大何獨至于周而疑之殷之典冊不多見意者革
夏之初湯於夏士皆迪簡在王庭而有服於百
僚故殷民以是責周也夫以夏士之質直知天
命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覆好亂乎故律之
本曰予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奚間商周然卽
其言則其怨周者在身之貴賤非必在商之存
亡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遺恨矣而周
家不爾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是利而得商

非公也以此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者乎幾於動矣謂商天邑以昔王之都也聖人於名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想矣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西之洛者是所以大愛乎爾也非子有罪時惟天命蓋命德討罪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不言天人而至于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知此不以頑稱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奄此多方所謂王來自奄者其時伐淮踐奄各伏其罪時爾四國之民罪皆在死而王皆降減爾民之死命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移爾于洛以離逃爾土使親比臣事于我宗周習爲多遜夫移爾遐逃罰之比事臣我宗多遜化之也遷殷民于洛固所以化之也而小人懷土實離爾居是亦有罪比于罰者與商民固自以爲不幸而豈知其爲甚幸也哉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中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
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
爾土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
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今子惟不爾殺惟之爲辭明示以恩意也子惟
時命有申於是反覆而告之如此篇之書也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
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洛邑之營固以四方無
賓禮之地亦以使爾多士奔走臣我而習爲多

遜也蓋一舉而二在焉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
寧幹止期之以安居樂業也今爾惟時宅爾邑
繼爾居期之以永建乃家也克敬則循理而行
褒賞加焉天之畀矜乎爾也不克敬則業廢家
亡而身爲戮是天之罰之也爾邑者井田之制
四井爲邑或曰受田於郊受居於邑古者五畝
之宅在邑者二畝有半焉殷民之遷洛也其子
弟親戚猶有在殷者使爾有幹有年生理遂于
茲洛則爾小子亦興起而從爾遷矣蓋寬其懷
土念舊之思然亦理勢之必至也王曰又曰之

問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
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
諄勤反覆之意則同

書經注卷之九

三

精確又懇之意俱同

婉而多方之終其辭嚴所以言之時異也若其
問以多方例求之闕有間矣然多士之末其辭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於
逸無逸者謂其勿縱於酒色耽樂與遊觀田獵
之娛也君子所以無逸者必其先知稼穡之艱
難故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
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
吾身之壽康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
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知小人之依則但

書經注卷之九

三

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怨
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
首舉其端而篇內詳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
知感無感

諺俗語也誕虛誇也皆謂其習爲遊談誇誕也

視彼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尚有不能知

者乃逸之時其爲不善無所不至況人主處尊

無安之地乎此周公所以爲後嗣王懼而首援此

以爲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無逸本一篇之書周公曰者史臣所加中宗太戊也嚴莊重也寅明肅也嚴恭敬之齊於外也寅畏敬之存於中也天命天所賦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尺度不敢踰越也此言商中宗之無逸也中宗惟無不敬故自能知小人之依所以治民敬畏而不敢逸凡荒縱怠弛之事皆無之此所以凝固持養能躋上壽享國七十有五年則其壽蓋可知矣

書經注卷之九

書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舊勞于外小乙欲武丁習知民事使之處于民間爰暨小人謂於是及與小人處而知小人之依也亮陰說見說命雍和也所謂言乃歡也嘉謂其教化風俗之美靖謂其安寧

富阜之效也至于小大蓋不獨小民無怨凡羣臣在位者皆無怨也此言高宗之無逸也高宗惟舊在民間故能知小人之依所以卽位之初謹於出令言而小民皆歡在位之間不敢荒寧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非惟小人無怨而羣臣上下皆然此高宗所以無逸於民既無怨而於身遂壽康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書經注卷之九

五

祖甲事說見祖甲紀此言祖甲之無逸惟其舊逃民間身爲小民之事所以爲天子之日能知小人之依而保之惠之尤不敢忽忘窮困之民此祖甲之無逸而享國亦永也詳見前紀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言後王之逸也厥後謂中宗而後高宗而後與祖甲而後也生則逸謂其生長於安逸之中也惟其生則逸所以不知小人之依惟其不知小

人之依所以爲耽樂之從惟其荒於耽樂所以傷生伐性罔或克壽夫不知小人之依而惟耽樂之從此亂亡之所必至亦以享年之促而僅免耳或疑年壽之修短命也周公以是爲逸與無逸之由不已迂乎要之人主所處與常人異子女之奉聲色之娛酒醴之甘驅騁田獵之好嗜慾玩好何求不獲一有縱逸之心則必溺於此皆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蝨賊也其能克壽者鮮矣然其間世主亦有縱逸而能壽者又何也是亦稟受之偶龐者爾然禍亂隨之如商辛是

也其患有甚於不壽者矣呂氏曰周公旣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高宗之嘉靖不徒與民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安居於樂業之中也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也

祖甲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則不敢侮故
享國之久亦操敬之力也厥後立王生則逸是
無逸之反也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其年謂耽
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
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
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
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末遠故周公
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其論逸王則從其多
者槩言之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

書經注卷之九

三

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
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言我周無逸之家法而文王爲詳蓋成王所
聞見爲尤近也抑畏謙畏嚴敬也抑畏則無逸
不在言也卑服謂自卑下以服勤其事也卽就
也康功謂安民之事田功卽教民稼穡之事如

孟子所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者九一闢梁
無征之類是也徼柔則平易近民而非姑息之
柔懿恭則卽之溫良而非外貌之恭懷保小民
其心常在於保養小民而小民之中有鰥寡無
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尤先於此惠鮮利澤之也
其生意蓋郁然矣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安暇
而食蓋聽政之勤所以和理萬民之事也卽康
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
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
之賢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不

書經注卷之九

三

敢盤于遊田蓋省耕省斂非不遊也不敢盤于
遊恐流連以廢事耳教民講武乾豆賓客非不
田獵也不敢盤于田恐暴殄或擾民耳以如師
能左右之曰以蓋文王爲西伯則西諸侯咸聽
命焉文王率之以正能使庶邦以正應之所謂
正己而物正觀諸二南之化可見矣受命謂爲
方伯其時已中年又享國五十年蓋文王壽九
十七歲也此其無逸之所致也

卷之九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
迷亂酗于酒德哉曰古之人欲省厥言欲求其德

此勉成王之無逸也夫觀以廣視逸以安身遊
以省農田以講武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可淫
于此淫則爲縱逸之私欲且病民矣故周公不
戒之使無而但戒其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
禮且使人君苦於拘則未必不樂於肆矣以萬
民惟正之供蓋人主正身以率之則能使萬民
以正應之無皇曰皇大也猶云自寬也人君之
縱逸未必便沈溺也其始不過自寬曰且今日

書經注卷之九

三九

耽樂而已明日不復爾也然卽此一說已不足
以訓民亦非所以順天蓋此心有一日之逸則
天理有一日之間斷也況於此際一開日復一
日此必將大有過愆矣雖紂之不善安保其不
至是哉故終戒之曰無若殷王受之沈迷昏亂
又酗于酒德紂亡國之主也以是爲成王戒蓋
深警之也雖然爲紂非難凡以一日之耽樂爲
無傷者紂之徒也終亦必紂而已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教誨民無或胥譁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

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不承念惡此章言所以致小人之怨也保惠猶云保也者皇保其身體以歸諸道者也訓告教誨義同而復文出猶云師導之教誨傳傳之德義者與講張以俗語誇誑之也猶上文乃諺既誕也此篇大意勉人主知小人之依而後章復戒其致小人之怨所以致怨必有其由蓋古之人其爲人已足以表於世而猶資賢人君子相訓告之相保養之相教誨之故無敢有以俗語誇說誑惑之者

書經注卷之九

苟人主於此師保之言不聽則必有導之爲非者矣彼先王之正法皆體悉小人之依而爲之者邪人既導人主以變亂之則小大之民皆失所依民否則怨於心又否則詛於口矣小人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講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怨否

迪哲蹈行明哲之德也此四君者既深知小人之依必不致小人之怨設或有告之曰小人怨詈則反躬自省夫自敬德所謂無則加勉也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所謂有則改之也不止於不敢含怒而已其責已而不尤人如此夫含怒怒之微者而猶曰不敢又曰不止於不敢而已其至厚至誠可想也人主於此四君之事不知聽人乃或講張以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爲必若是不永念其爲君之道則不知自責不寬裕其心則惟務責人亂罰無罪殺無

辜於是小人遂同怨之怨遂叢于其身矣夫壅民之口甚於防川使其果有怨詈猶當自反況聽講張之幻不審有無而肆刑殺此怨之所必聚而禍亂之所必生也夫始以一邪人之講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讒邪之爲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言昭昭之惡不且承上文警戒以終之言昭昭之惡不且

胡氏曰以無逸繫於周公將沒者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冲孺幼小之稱

履祥按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其警戒之意蓋切真周公垂沒丁寧之書也一嗚呼言人主必先知稼穡之艱難故處安逸之地知小人之依而無逸然稼穡艱難雖小人子弟猶有不知者何況人主此所當戒也二嗚呼援商守成三君皆先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其治民無逸身亦期壽商後王不知小人稼穡之艱難故惟耽樂之從亦罔克壽三嗚呼敘有周無逸之家法文王尤爲憂勤四嗚呼勉成王繼無逸之德防耽樂之源五嗚呼戒所以致小人之怨六嗚呼言小人之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責所以弭怨責人祇以重怨七嗚呼總丁寧以終之稼穡之艱難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又首述於無逸之書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書經注卷之九

聖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